

■ 一部无法评论的作品 ■ 莫言90年代最出色的小说

莫言 / 著

# 酒国

酒国盛传：官员吃掉无数婴儿！

侦察员也被诱骗吃了“红烧婴儿”！

最后，作家莫言成了酒国的座上客！

莫言90年代最出色的小说，真实与虚幻的迷宫。



■ 一部无法评论的作品 ■ 莫言90年代最出色的小说

# 酒 国

莫 言 / 著

南海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国/莫言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0.1

ISBN 7-5442-1501-6

I. 酒… II. ①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7005 号

## JIU GUO

## 酒 国

---

作 者:莫言

责任编辑:袁杰伟 杨雯

封面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5350227 5352906

社 址: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62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5442-1501-6/I·298

定 价:22.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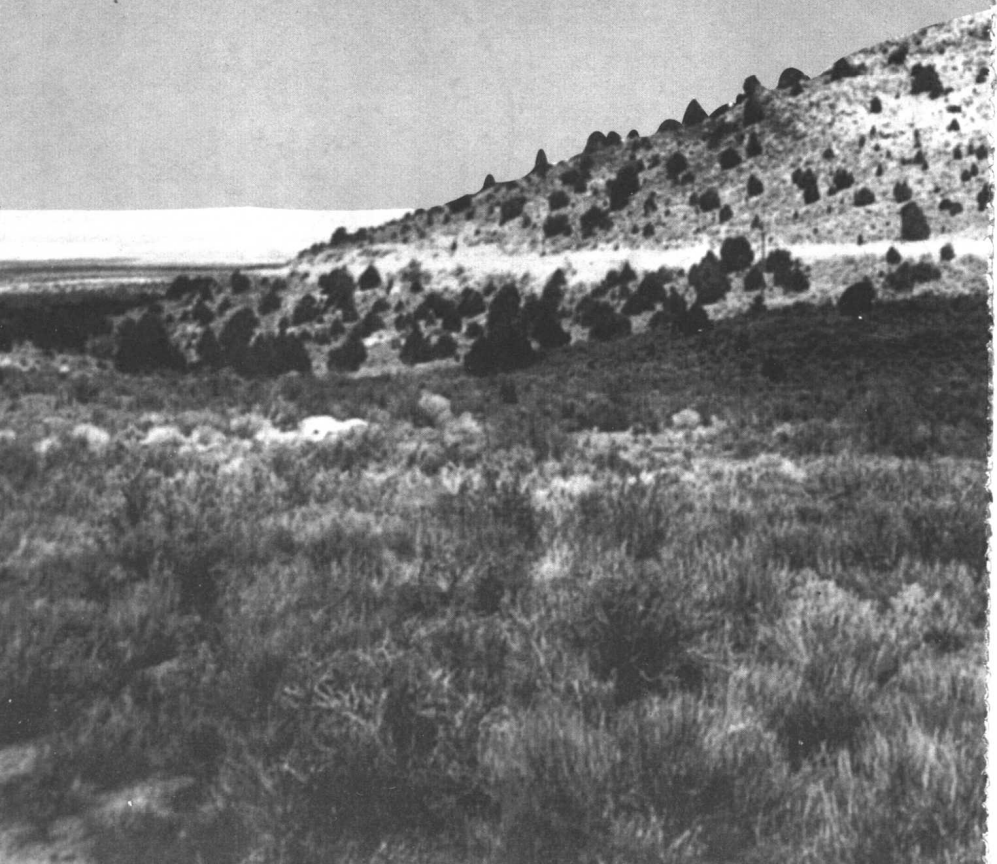
# J I U G U O

酒国盛传：官员吃掉无数婴儿！

侦察员也被诱骗吃了“红烧婴儿”！

最后，作家莫言成了酒国的座上客！

莫言90年代最出色的小说，真实与虚幻的迷宫。



# 第一章

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察员丁钩儿搭乘一辆拉煤的解放牌卡车到市郊的罗山煤矿进行一项特别调查。沿途，由于激烈思索，脑袋膨胀，那顶本来晃晃荡荡的五十八号咖啡色鸭舌帽竟紧紧地箍住了头颅。他很不舒服，把帽子掀下来，看到帽圈上沾着透亮的汗珠，嗅到帽子里散出来的热烘烘的油膩气味里混合着另外一种生冷气味。这气味很陌生，使他轻微恶心。他抬起手，捏住了喉头。

临近煤矿时，黑色的路面坑坑洼洼，疾驰的卡车不得不把速度放慢。车底的弹簧板嘎嘎吱吱地怪叫着；头不断地碰到驾驶楼的顶棚。听到司机骂道路，骂人；粗俗的语言出自一个比较秀丽的少妇之口，产生黑色的幽默。禁不住看了一下她。她穿着一套蓝帆布工作服，粉红衬衣的领子高高地钻出来，护着一段白脖子；双眼黑里透绿，头发很短，很粗，很黑，很亮。戴着白手套的手攥着方向盘，夸张地打着方向，躲避着陷坑。往左打方向时她的嘴角往左歪，向右打方向时她的嘴角向右歪。她的嘴左右扭动着，鼻子上有汗，还有皱纹。他从她短促的额头、坚硬的下巴、丰厚的嘴唇上判

断她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在激烈的摇摆中他们的身体不经意地接触着，虽然隔着衣服但他饥饿的皮肤依然亲切地感觉到了她的温暖柔软的身体。他感到自己很想亲近这个女人，手发痒，想摸她。对于一个四十八岁的老牌侦察员来说，这感觉有些荒唐，但似乎又很正常。他摇了摇硕大的头颅，把目光从女人脸上移开。

路越来越糟，卡车从一个陷坑跌入另一个陷坑，颠颠簸簸，咯咯吱吱，像一头即将散架的巨兽一样爬行着，终于接在了一大队车辆的尾巴上。她松了脚，熄了火，摘下手套，抽打着方向盘，很不友好地看着他，说：

“妈的，幸亏肚里没孩子！”

他怔了怔，讨好地说：

“要是孩子就颠出来了！”

“我可舍不得把他颠出来，”她严肃地说，“一个孩子两千块呢。”

说完这句话，她盯住他的脸，眼睛里流溢出似乎是挑衅的神情，但她的全部姿态，又好像在期待着他的回答。丁钩儿惊喜而好奇，几句粗俗对话后，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像一只生满蓝色幼芽的土豆一样，滴溜溜滚到她的筐里去。性的神秘和森严在朦朦胧胧中被迅速解除，两个人的距离突然变得很近。女司机的话里透漏出一些与他的此次行动有关的内容，他的心里生出一些疑虑和恐惧。他警觉地看着她。她的嘴又往边一咧。这一咧嘴令他极不舒服，刚开始他还感到这个女人大胆泼辣，不落俗套，但她的随便咧嘴引起了他的不快，他马上就感到这个女人无聊而浅薄，根本不值得自己费神思。于是他问：

“你怀孕了吗？”

所有的过渡性语言都被抛弃，好像有些夹生，但她吞下去夹生，用近乎无耻的口吻说：

“我有毛病，盐碱地。”

“尽管肩负重任，但一个够腕的侦察员是不会把女人与重任对立起来的。”他突然想起了同行们嘲弄自己的一句名言：“丁钩儿用鸡巴破案。”想放纵一下的念头像虫子一样咬着他的心。他从口袋里摸出小酒壶，拔掉软木塞子，喝了一大口，然后他把酒壶递给女司机，挑逗地说：

“我是农艺师，善于改良土壤。”

女司机用手掌敲打着电喇叭的按钮，汽车发出低沉柔和的鸣叫。前边，黄河牌载重卡车的驾驶员从驾驶室里跳下来，站在路边，恼怒地看着她，嘴里嘟哝着：

“按你妈个球！”

她抓过丁钩儿的酒壶，先用鼻子嗅嗅，仿佛在鉴定酒的质量，然后仰起脖子，咕嘟嘟，喝了个底朝天。丁钩儿本想夸奖一下她的酒量，转念一想，在酒国市夸人酒量近乎无聊，便把话咽下去。他擦擦自己的嘴唇，紧盯着她厚厚的、被酒浸得湿漉漉的、紫红色的嘴唇，毫不客气地说：

“我想吻吻你。”

女司机突然涨红了脸，用吵架一样的高嗓门吼道：

“我他妈的吻吻你！”

丁钩儿大吃一惊，眼睛搜索着车外，黄河车驾驶员已经爬进驾驶室，无人注意他们的对话。他看到，在解放卡车的前面，是长龙一般的车队；在解放卡车的后边，又接上了一辆毛驴车和一辆挂斗卡车。毛驴的平坦额头上缀着一朵崭新

的红缨，宛如暗夜中的一束火苗。路两边是几株遍体畸瘤的矮树和生满野草杂花的路沟，树叶和草茎上，都沾着黑色的粉末。路沟两边，是深秋的枯燥的田野，黄色和灰色的庄稼秸秆在似有似无的秋风中肃立着，没有欢乐也没有悲伤。时间已是半上午。高大的矸石山耸立在矿区中，山上冒着焦黄的烟雾。矿井口的卷扬机无声无息地转动着，有几分神秘，有几分古怪。他只能看到卷扬机轮的一半，余下的一半被黄河车挡住了。

她连续喊着“我他妈的吻吻你”，身体却凝固般不动。丁钩儿起初被她吓得够戆，但很快便忍不住地笑起来。他用食指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胸脯，就像戳了机器的启动电钮一样，她的身体压过来，冰凉的小手捧住的他头，嘴唇凑到了他嘴上。她的唇凉飕飕的，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弹性，异常怪诞，如同一块败絮。他感到乏味、无趣，便把她推开。她却像一只凶猛的小豹子一样，不断地扑上来，嘴里嘟哝着：

“我操你二哥，我日你大爷……”

丁钩儿手忙脚乱，招架不迭，最后不得不采用了对付罪犯的手段，才使她老实下来。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坐着。丁钩儿紧紧地攥住她的手腕，不断地把她的反抗压制下去。她憋着劲反抗时，身体扭曲，时而如弹簧，时而如钢板，嘴里还发出哞哞的叫声，宛若一头顶架的小母牛。丁钩儿忍不住笑起来。

她突然问：

“你笑什么？”

丁钩儿松开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说：

“姑娘，我要走了，想我就按名片上的地址去找我！”



女司机打量着他，又低头看看名片，然后重新打量他的脸，好像一个目光锐利的边防检查员在检查一位过境旅客的护照。

丁钩儿伸出一根指头，弹了一下女司机的鼻子，然后扶起皮包，一只手转动了开车门的把手。他说：

“小妞，再见了，我有上等的肥田粉，专门改良盐碱地。”

他半个身子挤出车门时，女司机一伸手扯住了他的衣角。

他发现了她眼里流露出来一种可怜巴巴的神情，忽然觉得她年龄好像很小，没结婚也没被男人动过，很可爱又很可怜。他摸了一下她的手背，非常认真地说：“姑娘，我是你叔叔。”

她恼怒地说：

“你骗人。搭车时你说是车辆监理站的。”

他笑道：

“不是差不多吗？”

她说：

“你是特务！”

他说：

“可以算特务。”

她说：

“早知你是特务我才不拉你呢！”

丁钩儿摸出一盒烟，扔到她怀里，说：

“好了，别生气啦。”

他把他的小酒瓶扔到路沟里，说：

“用这样的小瓶喝酒，算什么男人。”

丁钩儿跳下车，用力摔上车门，沿着路边向前走。他听到女司机喊道：

“哎，特务，知道煤矿的道路为什么这样糟糕吗？”

丁钩儿回头看了一下她探出车窗的脑袋，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女司机啤酒花一样的脸庞在丁钩儿的脑海里停留了一分钟，便像透明玻璃杯里的啤酒泡沫一样，哗哗啦啦地响着，缓缓地消逝了。通往矿区的道路肮脏狭窄，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肠子。卡车、拖拉机、马车、牛车……形形色色的车辆，像一长串咬着尾巴的怪兽。有的车熄了火，有的没熄火。拖拉机头上竖起的铁皮烟筒里和汽车藏在屁股下边的铁皮烟筒里，喷吐着一圈圈浅蓝色的烟雾。燃烧未尽的汽油、柴油味儿，与拉车的牲畜口腔里散出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汇成一股屁屎狼烟般的潮流，漫散流淌。为了向矿区前进，他有时不得不紧贴着车皮，有时必须用肩背蹭着矮树干上的疤节。驾驶棚里的司机和靠在车辕杆上的车夫几乎都在喝酒，可见那条不准酒后驾车的规定在这里已经不起作用。不知往前挤了多久，猛一抬头他便看到了矗立在矿区中央的卷扬机高大铁架子的三分之二。

卷扬机绞着银灰色的钢丝绳，哧溜哧溜转动着，因为生锈，也许是油漆，铁架子在阳光下呈现出暗红的颜色，很脏。那巨大的定滑轮是黑色的，很严肃。川流不息的钢丝绳放射着虽不耀眼但十分吓人的银亮，让他联想到盘结在一起的毒蛇。眼睛感受色彩和光芒的同时，听到定滑轮唿隆隆的

转动声、钢丝绳嘎嘎唧唧的抽动声以及从地下发出的沉闷的爆炸声。

靠近矿区，有一个椭圆形的广场。广场的边缘上，栽种着一些宝塔状的松树，松树上落满煤灰。广场上同样挤满车辆，有一匹遍体污秽的毛驴把嘴放在松树的针叶上，不知是想吃松针还是想蹭痒，突然那匹毛驴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有几位头扎毛巾、腰捆麻绳、破衣褴褛、满脸乌黑的人，挤在一辆马车上。马在吃筐箩里的草料，他们在喝酒。一个酱紫色的大瓶子，轮着嘍，你一口，他一口，喝得十分有趣。一个白色的大萝卜放在车辕杆上，你拿过来咬一口，喀嚓，他夺过去啃一口，喀嚓，然后便咯咯吱吱地嚼，吃得十分生猛。丁钩儿酒量不大，但喜欢喝，对酒的优劣基本能够鉴别。他嗅到一股很毒辣的味道，知道那酱紫色大瓶子里装的不是佳品。他还嗅到一股比屁还难闻的气味，那是萝卜和就混合后发出的独特气息。从喝酒者的衣着打扮和吃喝的气派上，他知道这些人是酒国市郊区的农民。他的身体越过马头时，听到农民兄弟哑着嗓子叫：

“同志，您脖子上的表几点啦？”

他抬了抬腕子，回答了问题。那个发问的年青农民双眼发红，满腮黄须，嗓音沙哑，神色狰狞。他的心脏紧了一下，匆匆地往前走。

年青农民在背后骂道：“叫他们快开门，这群吃白米的猪。”

虽然年青农民恶毒的詈骂里包含着一种让丁钩儿感到不太舒服的东西，但他也只得承认骂得很有道理。已经十点一刻，煤矿的铁栅栏门依然紧锁着。那只挂在门鼻子上的乌黑

大铁锁，宛若一只黑盖的大鳖。“安全生产庆祝五一”，八个色彩消褪的红漆大字拘禁在圆形的铁片里，电焊条在很早的时候把它们焊在了铁栅栏上。秋天的明媚阳光使许多东西放出新光辉，蔚蓝的天因为煤矿的黑显得更加蔚蓝。灰色的砖墙一人多高，沿着起伏的地形起伏，蜿蜒如一条长龙，把煤矿的区域包围起来。大门一侧的小门虚掩着，一条狼黄色的大狗倦怠地卧在那里，一只半死不活的蝴蝶在它头上像一片枯叶飞舞。

丁钩儿推开小门时，那条狗猛扑上来。狗的布满汗珠的湿鼻子几乎碰到他的手背。准确地说触到了他的手背，他感到了它的鼻子上的温度。狗鼻子凉森森的，使他想到了紫色的乌贼鱼和荔枝的皮肤。但那条狂妄的狗马上转变了态度，惊恐地跳开，躲在门房的阴影里，和一蓬枯萎的马莲草紧紧相依，摇晃着长方形的头颅嗥叫。

他拨开小门上的插销，推开小门，站一站，走进去，背贴着凉凉的铁板，莫名其妙地看着那条惊惶不安的狗。低头看看自己的手背，瘦骨棱棱，黑色的血管，血液循环，已经有些酒分子在运行，没有电，没有特异功能，你为什么一触即跑呢？他很想问问那条狗。

一盆热古哪的洗脸水在空中展开。五彩缤纷的瀑布。宛若一道弧度不够的彩虹。泡沫和太阳。希望。水流进他的脖子一分钟后，风吹过来，才感觉到凉意。两分钟多一点，眼睛生涩，口腔里滂开了碱和劣质香料的味，还有人脸积垢的味道，皱纹的精神实体。这时候特级侦察员把驾驶楼里的姑娘彻底忘掉了。嘴唇宛若败絮忘记了。像电钮一样敏感的乳房也忘记了。后来一个手持丁钩儿名片的女人出现他着实

紧张，如同在迷雾里看远山上的风景。狗娘养的！

“狗娘养的，活够了吗？”提着脸盆的看门人愤怒地用单脚端着地球骂人。

丁钩儿马上明白了他骂得是自己。他抖抖头发上的水珠，用一块脏手绢揩揩脖子，啐啐唾沫，眨眨眼，把狼狈不堪赶走，恢复正常姿态，目光如炬，直逼着看门人的脸。他看到两只大小不一、乌黑如煤、暧昧、呆滞的眼睛，以及通红如山楂果的圆鼻子，以及青色嘴唇里的顽固牙齿。一股热流在身体里串流，蛇行，蚯蚓的隧道。怒火乍起，如火柴的头颅，蓦然引燃，脑髓白热，宛若炉中炭，宛若雷电，奋勇的感情在胸中澎湃。

看门人狗毛一样粗硬的黑发直竖起来，他毫无疑问被丁钩儿的形象给吓坏了。丁钩儿看到看门人鼻孔里的毛，燕尾般剪动。一只邪恶的黑燕子潜伏在他的头腔里，筑巢，产卵，孵化。他对准燕子，勾动了扳机。勾动扳机。勾扳机。

乒——乒——乒！

三声清脆枪响，打破了罗山煤矿大门口的寂静，镇压了黄毛大狗的吠叫，吸引了农民兄弟的注意。醉醺醺的司机们跳出驾驶楼。坚硬的松针刺破了柔软的驴唇。拉车的牛抬起沉重的头，暂时忘记了回嚼。人们愣愣，然后向这里蜂拥。十点三十五分，罗山煤矿的看门人应声倒地，双手抱住脑袋，口吐白沫，身体抽搐。

丁钩儿提着一支雪白的手枪，微笑着，笔挺立着，宛如一株塔松。枪口喷出的青色烟雾在他身体周围袅袅飘散。

一群人把住铁栅栏，呆呆地望着。好像度过一段漫长的时间，一个尖尖嗓门的人叫道：

“打死人喽……看门的老吕头被打死喽！”

丁钩儿，塔松，青黑色，带刺的微笑。

“这条老狗，作恶到了头。”

“卖到烹调学院特餐部吧。”

“老狗煮不烂。”

“特餐部要的是白嫩男婴儿，才不要这老货哩！”

“送到动物园里喂狼吧。”

“狼也不喜得吃。”

“那就送到特种植物试验场去熬肥料吧。”

丁钩儿把手中枪抛起来，枪面在空中闪烁，好像一面银镜子。他接住枪，摊在手掌里，给铁栅门外的人看。枪身小巧玲珑，线条优美，有些左轮形象。他笑着说：

“朋友们！不要大惊小怪，这是个儿童玩具！”

他推住按钮，掰开枪身，剔出一个暗红色的硬塑料小齿盘，让众人观赏。每个齿间安着一粒黄豆大的纸炮，他说，勾一下扳机齿轮转动一下响一声，这是玩具，当然也可以在舞台上使用，在演员手中它就是件小道具，当然也可以用于体育比赛，充当发令枪，各大百货商店均有出售。他边说边把火药盘安在轮槽里，复原枪身，勾了一下枪机。

乒——！

就是这样，他像一个推销员一样讲解着。如若不信，请看——他把枪口抵到自己的衣袖上，勾动扳机。

乒——！

“王连举！”有一位看过样板戏《红灯记》的司机喊。

不是真枪，丁钩儿把胳膊举起来说，你们看呀，要是真枪我的胳膊早就崩穿了是不？他的衣袖上有一团焦黄，一股

扑鼻的火药香味弥漫在阳光里。

丁钩儿扔枪进衣袋，走上去踢了倒地的看门人一脚，说：

“老伙计，起来，别装死了。”

看门人爬起来，双手依然捂着头，脸色焦黄，像优质的年糕一样。

丁钩儿说：

“我舍不得打死你。吓唬你。不要人仗狗势。十点多了，早该开大门！”

看门人把手拿下来，放在面前看。又不相信似地用手摸头，再看手上，果然没血，像捡了一条命似地长舒了一口气，惊魂甫定地问：

“你，你是干什么的？”

丁钩儿狡狴地笑笑，说：

“我是市里派来的新矿长！”

看门人急匆匆跑回门房，拿出一柄黄澄澄的大钥匙，拧开夸张的大锁，哗唧唧打开了铁栅门。门外的人们欢呼着，飞跑回车上去，几分钟后，发动机的轰鸣声把路都震动了。

汹涌的车流缓慢地、但冲劲十足地挤进大门，车辆互相碰撞，发出空咚空咚的声响。丁钩儿闪到一侧，看着这条肢节众多的丑陋大虫，心里突然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随着愤怒的产生，肛肠一阵痉挛，几根血管在那里边暴躁地跳动着，痛疼产生，他知道痔疮非发作不可了。这次侦察将伴随着痛疼与便血进行，与从前一样。想到此他心里的愤怒反倒减轻了许多。一切都不可避免。混乱不可避免痔疮不可避免，只有神圣的谜底永存。这次的谜底是什么呢？

看门人脸上堆着极不自然的笑容，点头哈腰。请领导到传达室里去坐。他按照自己的信马由缰式的侦察习惯，跟着看门人进了屋。

一间宽敞的大房子。一张床。一条黑被子。两把铁皮暖水瓶。一个硕大的铁炉子。一堆大如狗头的黑亮煤块。一个举着寿桃的粉红色裸体男娃咧着小嘴巴哈哈笑，在墙上，在年画上，他的美丽的小鸡儿像一粒粉红的蚕蛹，蠢蠢欲动，栩栩如生。丁钩儿的心紧了一下，肛肠又是一阵痉挛。

屋子里酷热难当。铁炉子里响着熊熊的火声。半截烟筒和整个炉体被恶毒的火焰烧得通红。热流团团旋转，墙角上的灰挂柔软飘动。他顿时感到周身发痒，鼻腔痛苦。

看门人讨好地望着他的脸，说：

“冷吗？矿长？”

“太冷了！”他恼怒地说。

“不要紧不要紧，我加点好煤……”看门人连声说着，弯腰从床底下拖出一柄枣红色把儿的锋利小斧头。侦察员条件反射地将手按在腰际，那里暗藏着一把真正的手枪。他看到守门人驼着背走到火炉边，蹲下身，扒过一块枕头般大的煤块，一手按煤，一手抡斧，啪，煤块断裂，裂面整齐，闪闪发光，像镀了水银，啪啪啪啪……，煤块变小，一堆，他揭开炉盖，白炽的火苗子窜出尺把高，带着波波的风响。侦察员遍体汗水，看门人把煤块填进炉膛，抱歉地说：

“一会儿就旺，咱这儿煤软，不耐烧，要勤填。”

丁钩儿解开脖子下的扣子，用鸭舌帽擦着额头上的汗水，问：

“为什么九月份就生火炉？”



“冷哇，矿长，冷……”看门人哆嗦着说，“冷……煤多，靠着煤山……”

守门人脸上干巴巴的，好像烤焦的馒头。丁钩儿不想继续吓唬他，说我不是什么矿长，放开胆子烤吧。我是来办事的。墙上的男婴哈哈笑着，栩栩如生。他眯着眼端详着这个可爱的孩子。看门人马上翻了脸，提着斧子说，你冒充矿长，开枪伤人，走，跟我到保卫科里去。丁钩儿微笑着说，我要真是新来的矿长你怎么办？看门人怔了一下，干笑了几声，将斧头放回床底，顺手从床下拖出一个酒瓶子，用残缺不全的牙齿咬开瓶塞，喝了一大口，然后讨好地将酒瓶子递给丁钩儿。酒液里泡着一棵浅黄色的人参，七只张牙舞爪的黑蝎子。请领导喝酒，守门人谄媚地说，这酒大补呢！丁钩儿接过酒瓶子，晃晃，蝎子在参须间游泳，怪味道从瓶口冲出来。他用嘴唇沾沾瓶口，将酒瓶子还给看门人。

看门人满脸狐疑地打量着丁钩儿，问道：

“您不喝？”

丁钩儿说：

“不会。”

看门人问：

“您是外地人？”

丁钩儿指指墙上的年画，说：

“老头，这个娃娃又白又嫩啊！”

他仔细地观察着看门人的神色。看门人神色沮丧，大口喝着酒，低声咕噜着：

“烧点煤算什么？一千斤才几个钱？……”

丁钩儿实在热得难以忍受，恋恋不舍地看了那孩子一